



蓝风筝丛书

我是 如何长大的

歌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蓝风筝丛书

我是 如何长大的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如何长大的/谈歌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

(蓝风筝丛书/郭明志主编)

ISBN 7-5376-2379-1

I. 我… II. 谈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041 号

我是如何长大的

谈 歌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石家庄市工农路 359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5.625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76-2379-1/G·1264

定价: 6.50 元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谈歌，男，汉族，祖籍河北完县。1954年生于龙烟铁矿。十六岁参加工作。先后当过工人、机关干部、报社记者，现在是省里的专业作家。写作已经近二十年了。先后写过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和一些小小说，还写过诗歌和剧本。已经有了几百万字的积累。在同行里，比写得多写得好的不足，比写得少和初学者有余。谈歌还想写得再多一些，再好一些，于是，谈歌现在仍在认真地学习写作。写这本小书，是想把自己怎么长大的一些故事告诉少年朋友，但愿你们能喜欢。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。如果你们读后不喜欢，我很希望你们把意见告诉我，我将感激不尽。我的通讯地址是：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河北省作家协会。邮编是：050000。

谢谢你们，少年朋友



目录

我是如何长大的

龙烟铁矿	(1)
我的原籍河北完县	(14)
我的小学	(27)
我的几个小学同学	(35)
我在西二区小学的两个老 师	(48)
老君庙街	(55)
铁厂小学的老师 and 同 学	(62)
米市街小学	(78)
我经历的武斗和抢军 帽	(88)
小人书和集邮	(95)
一次破产的串联	(101)
永远的杨叔叔	(108)
捞虾	(112)
中学开始	(119)
中学的几位同学	(124)
中学老师	(134)
失败的武术经验	(137)
中学的学工学农学军 ..	(150)

中学时代的一次早恋 … (155)

中学的一些琐事回忆 … (168)

走向社会 …………… (172)

我是如何长大的

WANG CONGSHU



龙烟铁矿

1954年3月23日，我出生在河北省北部的龙烟铁矿。

关于我的人生故事由此开始了。我常常想，一个人的出生地常常决定一个人后来的发展。这种例子很多，我也不会例外。如果我不是出生在龙烟铁矿，那我后来的生活应该是另一种样子。

我不知道关于我的故事青少年朋友会不会喜欢，但我知道，我的故事对你们来说，应该是有趣的。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和细节，是你们现在所难以理解的。因为，那个时候，我的生活里没有电视机电冰箱什么的，也没有现在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和事物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我的生活中的许多道理是和你们相通的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我的故事。

我的故事自然要从我的出生地讲起。

龙烟铁矿是一个百年老矿。这个矿山在历史上有许多让人惊心动魄的悲惨的故事。比如很



有名的万人坑的故事（当地人把万人坑叫做肉丘坟），是讲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，把许多中国人活埋在矿山上。解放后，矿山上发现了许多这样的坑，累累白骨，控诉着那一个时代。这件事许多教科书上都有记载。

龙烟铁矿出一种赤红色的铁矿石，这种矿石是那种惊心动魄的红。如果染在了身上，很不容易去掉。后来有人用它做了一种建筑涂料。听人讲，天安门的城墙就是用这种矿石粉刷的。这些年，一些单位专门生产这种颜料，据说销路还很好。

由于主要生产这种矿石，所以，龙烟铁矿漫天遍野都是这种红颜色。由此，矿上许多工人都患一种职业病：矽肺。得了这种病，人会终生带着。人死后，肺是红色的。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颜色。长大之后，我不大喜欢红色可能与此有关。

龙烟铁矿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大矿，它设置了许多矿区。当年的矿区有十几万正式工人，加上他们的家属，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群。矿上夜以继日地忙乱着，沸腾着。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，人们都在为中国多生产钢铁而奋斗着。

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叫西二区。龙烟铁矿一共有八个区，西二区是龙烟铁矿的机关所在地。由此，西二区便成了龙烟铁矿的生活和文化中心，所以它是龙烟铁矿最繁华热闹的地处。这里还有两个电影院，矿上的公安局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公安大队。我家下面是一片人工铲平的操场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公安大队的警察们跑步出操。这个操场是我在龙烟铁矿十年见到的最大的操场了。说它大，因为它还可以跑步出操。但它只放下了一个篮球架子，偶尔才见到警察们在那里打篮球。那时不知道篮球是什么东西，只见一伙警察在抢一个篮球，我觉得挺好玩儿。有时我就呆呆地坐在操场边上看他们出操或者打球。这些伯伯叔叔们有时过来抱我一下。他们对我都很亲的。我早就有一个想法，想写写父亲在公安大队时的几个同事。但是，我一直没有能静下心来写他们。他们经历了战争，又经历了和平建设。他们是很不容易的一代人。他们中间一些人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父亲有一个同事名叫杨子杭。我现在回忆杨子杭叔叔长得很瘦，个子高高的。听父亲说杨子杭叔叔在部队时是侦察员。他跑得很快，在龙烟





铁矿当警察时，一些小偷都怕他。因为只要让他发现了，小偷不可能跑掉。他曾经抓过一个偷铜料的农民，那农民可能跑得很快，杨子杭叔叔跑了好几里山路，还是逮住他了。杨子杭叔叔的家在山东。他“文革”前调到济南市公安局了。我记得他还到我家跟父亲喝过酒。杨叔叔喝酒的气派很大，用大碗。杨叔叔的下场很惨。他在“文革”中，被红卫兵打残了。“文革”没有结束，就死了。父亲说，杨子杭的脾气暴烈，红卫兵肯定不会轻放过他的。

父亲还有一个同事，叫张振杰。张叔叔个子不高，他是父亲在部队时的战友。二人一块儿转业到了龙烟铁矿。张叔叔常常到我家来，跟父亲喝酒。记得我八岁那年，张叔叔来喝酒时，父亲和他也许都喝多了。两个人把我喊到桌前，硬让我喝了一口，我记得辣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父亲哈哈笑着说：“男人迟早都要喝酒，你就早早练习着喝吧。”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。我长大后问父亲当初为什么非要灌我喝酒，父亲不承认，他说是张振杰灌我的。也许父亲忘记了，也许他不想承认这件事。我长大后学会喝酒，跟这件事很有关系。因为在此之后，父亲有战友来喝

酒，就让我喝两口。我也非常乐意，倒不是愿意喝酒，是想吃他们的下酒菜。只要我一上桌，伯伯叔叔们就把最好的菜让给我吃。所谓好菜，也就是炒鸡蛋。张振杰叔叔 1965 年从公安调到了企业里，先是做保卫科长，后来又做企业里的组织科长。他在“文革”中也被整得厉害。张叔叔死于前年，他吸烟很厉害，患的是肺心病。

还有一个叫吴顺的叔叔，他常常来我家，就是他教会我下象棋的。吴顺叔叔一直在公安，干到退休。他“文革”后似乎是当过几年矿上的公安局长。去年，父亲在保定的一个老同事死了。一些老人都来过，吴顺叔叔没有来。父亲感慨地说：“吴顺也老了，走不动了。”

龙烟铁矿当年是我们国家一个很有名的大矿，名声响遍中国的马万水工程队就出在这里。国家一些领导人都到这里视察过，比如刘少奇等人。一些有名的艺术家来这里演出过，比如马连良、新凤霞、侯宝林等人。我记得这些艺术家来演出时，矿上非常热闹。一直到了八十年代，这里的矿石采挖尽了，这座方圆百里的矿区终于沉寂，不再沸腾了。



三十多年之后，我到矿上去看，那里已经没有人住了。矿山上留下了许多空房子。我去我当年上学的西二区小学，那里已经是一片菜地。几个菜农唱着小曲种菜。我向他们打听当年西二区小学的情况，他们一点也不清楚。看起来历史是真容易淡忘的呀。我记得跟我同去的有张家口市的两个作家，他们很奇怪地问我是不是记错了。于是，我也开始怀疑我的记性是不是出了问题。后来问到几个老一点的当地人，他们说，这里过去的确是一所学校。但是他们说，学校早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许多年了。

由此看来，一切繁华的场面终有曲终人散的时候。

当年沸腾的矿山，已经成为了历史。

龙烟铁矿是一片山区，它的山的确很高。山上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，或者用人力背。在山上住的人们的吃用，都是用毛驴驮或者人力背上山来的。所以，山上的东西都显得很珍贵。我在龙烟铁矿住了整整十年，这十年我没有见到过自行车。到后来搬到宣化去后，我看到了自行车，我很新鲜两个轮子的车能跑，而且不倒。

因为山高，没有大的水泊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，到现在仍然是个旱鸭子。这是环境带给我的遗憾。但是，山区的生活，练得我两条腿非常能走路。以至到后来长大了，我走路也是非常快的。山上有许多传奇故事。关于大山，关于大风，关于等等一些很野性的东西，这些对我后来的成长，都应该是有益的。

矿区职工的家属大都住在山上，或者说是住在山的中间。出门就爬山，没有见过车。只有山下才有火车。每天有许多火车开来开去，但是每天只有一列客车出去。我现在仍然记得，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。它只走90分钟，开到一个名叫宣化的车站。去东南西北的人，再由宣化转站。山下也有许多汽车，但没有拉人的，都是拉矿石的汽车。我们很少下山，有时随大人到山下去，那里有一个大市场。所谓大，是指比山上的小供销社大一些。大人们都很忙，没有时间下山。于是，我们也很少下山。如果下一次山，就好像过年一样高兴。有时闷得很，就坐在山上的某个高处，望着山下的火车汽车发呆乱想。现在也不记得当时都想了些什么。

由于山高，风就很硬很大。几乎没有感觉有



某一天是没有风的。龙烟铁矿的许多地名至今我仍然记得，大都跟风有关，比如：黑风口，沙子口，吹破头等等。都是跟风有关系的。因为气候冷，夏天没有蚊子咬。后来知道世界上有蚊子咬人，还是十岁之后的事情。

矿山上的风很威武，气势汹汹，风刮起来的时候，天地一片昏黄，真是遮天蔽日。到了晚上，风打着口哨，在窗上尖厉地喊着，或者说不喊，而是在吼，让你听了真有些害怕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龙烟铁矿的许多地方，至今仍常常在我梦中出现。可以说，龙烟铁矿的记忆永远留在了我的生活中。十年间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地方，一个叫做浅子沟（大概是这么一个地名）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在书本里是怎么写的；另一个叫鬼见峰。我小时候常常去这两个地方玩儿。

先说浅子沟。浅子沟是我家屋后坡下的一条沟。很深，有泉水从山里流出来，也常常有一些小鱼儿。沟两旁是深深的草丛。记忆当中，沿着泉水往上走，有人家住着。这里很静，孩子们常常来这里捉鱼戏水。

从我家屋后下沟，要绕很远的一条山路，大概要一顿饭的工夫。大人常常叮嘱，不许我们下沟去，因为沟很深，大人们怕摔了我们。但我们还是常常偷偷跑下沟去玩儿。

那天，是一个中午的时候，现在回忆，好像是几个伙伴邀好了吃过饭就下沟去摸鱼。我们从坡上沿着弯曲的小道下了沟，就在沟边乱跑起来。突然有一个伙伴叫起来，我们跑过去，都惊得呆住了。我们看到了一个狗一样的东西站在我们前边，它比狗个子大，吐着舌头，盯着我们看，不知道它在想些什么。我们彼此都知道了，或者说都猜到了，这就是大人们告诉我们的狼。

沟底下有风轻轻吹着。我们愣愣地站着。我们已经失措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狼。现在回忆，当时大概心脏都不会跳了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没有见到过狼，但是狼吃人的故事可是听了不少。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打啊。”于是，大家拣石头开始砸那只狼。大家喊着的时候，前边的小房子里出来了两个大人，他们抄着木棍子，喊着：“打死它。”那只狼似乎慌乱了一下，终于掉头跑了，很快就进了草丛里。那两个大人训斥了我们一



顿，把我们从沟里赶走了。

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野外的狼。长大之后，在公园里见过。但是，没有再感觉到那只狼的样子。

这件事情，还是被大人们知道了。我们当然各自挨了一顿训斥，以后，再也没有回到过那条沟。三十多年之后，我曾经去过那里，但是，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条沟了。我那天转了几个地方，都感觉不像，到了一条沟感觉很像，但是沟里边已经扔满了垃圾。我问当地人，知道不知道一个叫浅子沟的地方。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。我感觉非常遗憾，也许我真的找不到这条沟了。

另一个叫鬼见峰。当地人说，如果真要是上了峰顶，就会见到鬼。所以，当地人从来不上峰顶去。鬼见峰很高，有一片原始森林，吸引我的是山上有许多野物可以食用。比如一种叫做酸溜果的红果子，比酸枣小些，很甜。再比如榛子。第一次吃到榛子，是父亲在一个星期天跟几个同事上山去了一天，天黑回来，弄了一麻袋。榛子很扎手，不能用手去摘，要用木棍打下来，戴着手套捡到麻袋里，弄回来，晒干了，把皮去掉才

能用。榛子的味道非常好吃，但是父亲不常常去打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人不那么贪婪，不干竭泽而渔的事。坦白地说，我上鬼见峰只是因为嘴馋。我想吃类似榛子、酸溜果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去鬼见峰毕竟不是一件小事。我和几个伙伴商量了几次，终于决定了这一次行动。我们甚至都想好了，如果遇到狼怎么办，遇到坏人怎么办。那时的广播总是说有阶级敌人，我们还担心在鬼见峰遇到特务。我们曾经设计，如果遇到特务，如何向大人报告。总之，我们设想了许多，准备得十分充分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我们豪气冲天地出发了。很有点像影片里的人出发打仗一样。大家统一跟家里撒谎说学校组织义务劳动。

鬼见峰是在铁矿的最南边。我们沿着山路一直走，大概到了快中午的时候，才走到。我们看到了那一棵棵参天的大树和深不见底的林子，我们胆怯了。但是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谁也是不肯回去的。我们还是咬牙走进了深深的林子。万幸的是，我们没有走散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终于不可避免地迷路了，我们采到了些酸溜果，但我们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了。林子里已经渐渐暗了下